



穿越宋朝
感受繁华

1.驮炭毛驴

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开端，是清晨时分，两名山里人赶着几头小毛驴，驮着木炭，去城里贩卖。木炭是宋朝市民的常见燃料，不过，有一个信息图中没有表现出来，那就是，在北宋汴京，人们已广泛应用煤。南宋初年，庄绰在《鸡肋编》中回忆说：“昔汴都数百万家，尽仰石炭，无一家燃薪者。”石炭，即今日的煤。当时在汴京居然家家户户用煤而不用柴。

2.客船

汴河上的一些客船非常庞大，船舱

3

宋朝就有送外卖的小哥

至少有三层：底舱是用来装货的；中间那层载人，提供卧铺；顶层则是船工、水手休息的地方。宋人热爱旅游，寄情于山水的士大夫自不待言，寻常百姓也有出游的兴致。

比如，洛阳牡丹天下闻名，花开之时，“士庶竞为游遨”“都人士女倾城往观，乡人扶老携幼，不远千里，其为时所贵重如此”。在汽车、火车与飞机发明之前，乘坐客船无疑是最舒适、快捷的出游方式。

3.表木

在汴河虹桥的四角，立有四根木杆。这些木杆是用来干什么的？这叫“表木”，是一种市政管理标志。宋代城市商品经济非常活跃，小贩可以自由经商，于是难免出现乱摆摊位、占挤街道的情况，宋政府想出了一个治理办法：在街道两旁测量距离，竖立“表木”，“表木”之间连线之内侧，允许设摊、开店，但不得出连线。我们看图上的虹桥两边，小商贩开设的摊位都在“表木”的连线之内，中间留出通行的过道。这样既照顾了商贩的生计，也不会妨碍公共交通。

4.测风仪

虹桥四角的“表木”顶上，都有一个鸟型物。这是什么？这叫“五两”，因其是用五两重的鸡毛所制成的。它不是装饰品，而是古代的测风仪。只要看鸟头朝哪个方向，便可知道风向。宋代水

运发达，船只主要靠风力行驶，辨清风向对于船运而言非常重要。

5.送外卖

图中酒店的伙计不知正往谁家送外卖。宋朝就有送外卖的活计吗？没错，当时的饮食店已经开始提供“逐时施行索唤”“咄嗟可办”的快餐、叫餐服务了。汴京的餐饮业极为发达，“处处拥门，各有茶坊酒店，勾肆饮食。市井经纪之家，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，不置家蔬”。宋代都市的小白领、小商人，跟今日的城市白领一样，都不习惯在家里做饭，通常喜欢下馆子或叫外卖。

6.灯箱广告

虹桥附近的这家“脚店”，是一家酒店。门口设置了一个灯箱广告，上书“十千”“脚店”四字。由于这种广告牌应用了照明技术——内置蜡烛，夜间十分明亮，特别引人注目。灯箱广告在现代商业社会不过是寻常物件，但许多人未必知道，宋朝已出现了灯箱广告的形式。今日在日本、韩国一些地方，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灯箱广告，古香古色，别有风味。

7.酒店

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，酒楼、酒旗随处可见，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说：“在京正店七十二户，此外不能遍数，其余皆谓之脚店。”这是汴河边的一家“脚店”，城

内的“孙羊”酒楼则是一家超豪华的“正店”。这些大酒店，“不以风雨寒暑，白昼通夜，骈闐如此”，24小时营业，不仅可以喝酒，还有歌伎陪酒：“向晚灯烛荧煌，上下相照，浓妆妓女数百，聚于主廊榭面上，以待酒客呼唤，望之宛若神仙。”

8.茶坊

跟现代人爱喝咖啡一样，宋朝人爱饮茶，当时城市中茶坊到处可见，如同今日的咖啡馆。这些茶坊的名字非常有个性，如俞七郎茶坊、朱骷髅茶坊、郭四郎茶坊、张七相干茶坊、黄尖嘴蹴球茶坊、一窟鬼茶坊、大街车儿茶肆、蒋检阅茶肆等。名字都起得很酷，很抓人眼球，很有广告效应。

9.轿子

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上，乘驴、乘马的人比坐轿子的人要多。这是因为，宋人出行，习惯乘马，不习惯坐轿子。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说：“寻常出街市干事，稍似路远倦行，逐坊巷桥市，自有假赁鞍马者，不过百钱。”可见，租马很方便。

北宋士人以乘轿为耻，他们认为，轿子“以人代畜”，乃是对人的侮辱。他们不允许自己将他人当成牲口来使用。可见宋人的价值观，极富人道主义精神。

（摘自《生活在宋朝》吴钩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）



武皇一生
生死决斗

3.9

顽皮的武照

知心话，贤妃却转身离去……

李世民似乎将武照视为洛阳之行的一大收获，连续三日下榻蓬莱宫，听她翻来覆去讲述她和母亲的故事。40岁的天子与14岁的才人，这是一对奇妙的伴侣，每晚共对繁星之时，他俩亲如父女，无拘无束地聊天；而当夜风徐来红烛熄灭时，屋里又充斥着激情与忍耐。渐渐地，武照习惯了那副健壮的躯体，不再仅仅感到痛苦。更值得庆幸的是，其他嫔妃待她也不错，尤其是杨淑妃，比表姐燕贤妃更关心她。天子的宠爱显而易见，整个宫廷的人都知道，至少武照是这么认为的。

就在第三天清晨，她服侍天子起床更衣，羞羞答答地将他送出竹楼时，李世民倏然回头：“散朝后朕要去查看飞山宫的工程，顺便到山行猎，你也一起去吧！”

武照天性活泼，得天子“盛情邀请”，欣喜若狂，回到屋中便喊朱儿、碧儿帮她精心打扮，一早就梳妆完毕，呆呆等了两个时辰。最终来接她的不是皇帝，而是那位寡言少语的杨婕妤，两人同乘一辆马车，自北宫门而出。

修建中的飞山宫在洛阳西北，倚邙山之势，临洛水之波，眼下已立起宫墙殿柱，尚未封顶，不过已初具规模。武照耐不住好奇，几度掀开车帘，东张西望寻找皇帝的身影，终于在临近邙山

脚下时见到了三日来与自己如胶似漆的男人——李世民散朝后直接来了，所带的仅有一队禁军和三四个官员。

此时，武照眼中只有一个皇帝，相隔甚远便探头探脑地呼唤：“陛下，我来了……”

“武才人。”杨婕妤难得开口，“万岁在忙大事，别打扰他。”

李世民远远瞧见她，命随身宦官去接，自己继续倾听阎立本说话。那宦官纵马迎住车驾，恭恭敬敬地给杨婕妤问安，轮到向武照问安时却打趣道：“武才人好一个清脆嗓音，就跟那巧嘴画眉似的，难怪万岁宠幸。”

武照早听范云仙念叨过，这位公公是常伴李世民身边的大宦官陈玄运，稳坐太监的头把交椅，也是极有身份的；见他来奉承自己，心中欢喜，嫣然一笑道：“陈公公莫要取笑。”

虽说宫闱之制不似秦汉之时那么严谨，但毕竟内外有别，两位妃嫔的马车停得稍远，由宫女侍奉。杨婕妤是个闷葫芦，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；武照却爽朗地与宫女说笑，可眼睛始终望着皇帝。李世民离宫之际已换穿戎装，头戴金冠，一身贴身软甲，腰系杏黄丝绦，披着大红色斗篷，骑在毛色乌黑的高头大马上。武照觉得他穿这戎装比穿龙袍更合适，黝黑的面庞、伟岸的身姿被衬托

得更加威武。只见他时而是比比画画，时而与几个大臣交谈，过了良久，他终于转过头朝这边望了一眼。

“皇上！”武照忍不住又喊，杨婕妤摇头苦笑，实在拿她无可奈何。

李世民显然公务已了，朝她们招手：“来吧！”

不待马车前行，武照自车内一跃而出，满面笑容，手提朱裙，奔跑着向皇帝扑去，宛若风中飞来一只艳丽彩蝶。禁军将士哪见过这等景象，纷纷低头，陈玄运急得在后紧追：“才人留神跌倒……”李世民不禁蹙眉，见她跑至近前，跳下马来，一手牵着缰绳，一手将她抱住：“你太顽皮了！”

武照想把头靠到他肩上，李世民却轻轻推开她：“朕让你见个人。”说罢，他回手招呼在旁侍立的一位老臣：“你还认得他吗？”

“他是……”武照眨眨眼睛，见来者有六七十岁，没穿朝服，似一位年迈富绅。“哈哈……”李世民笑了，“亏你们还是亲戚。”

老臣虽官居三品，德高望重，可见到后宫女眷还是施以大礼：“臣洛州都督杨恭仁，给才人问安。”

（摘自《武则天：从三岁到八十二岁》王晓磊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）

杨贞无兄无弟，父亲杨达死后，她在堂兄家寄居多年，故而与燕家母女格外亲昵，她几乎是看着贤妃长大的，直至武德四年，她被还是秦王的李世民纳为侧室。

有这层关系在，杨贞当然不会忘记告诉女儿将贤妃视为可倚仗之人。武照此刻见她自然高兴，忙不迭地说：“表姐，我拜托我向你问好，以后还请多多照顾。”

哪知贤妃仅点头一笑，透着苦涩与无奈。武照不明其意，想凑上去说几句